



瀨園文集卷九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評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絃秉三甫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尺牘

成子後

過繡林輒思望見顏色後先無人未敢唐突不期德

音遠屈兼貽佳句喜愈百朋邇來時事孔亟日不可支果如來教晉人云天下寧有白頭賊今賊頭不已漸漸白耶顧瞻四方畢竟何極先生抱膝隆中指畫何等小子縱有膂力無經營處不得已乃以雕蟲自娛辟諸農人無田賣租服賈明知逐末無本可務耳往曾有句云男兒思救時折節愛一官救時反掌易一官上天難此十年前語也乃今愈益難矣長者倘亦憐而教之乎胸中萬縷不能盡宣聊舉大端以答同心尚容潔己自通不悉

薛諧孟評

如此世變當為賊惜何止自惜

孫士先

久雨寂寂所得較多恨不就兄一談弟近日讀宋史知自古人才之盛無宋若者一時名臣如韓范富李司馬畢蘇向呂等輩可五十許人無問在朝在野出將人相遇事必有善法遇人必有格言甚至河渠律曆署攝行事皆有立效雖專門莫及允乎聖人之徒也弟因思公瑾推服子敬僅臨事不苟四字夫惟臨事不苟故所在有蹟則宋代諸君子之謂矣讀至李

編傳使我不憚者久之彼且處萬不可為之時作靡
 事不為之人三十年間旅力經營宜無間隙然且著
 書百餘卷行于世何勤且敏也我輩優游十畝之間
 讀書二十年檢點筐篋無可存者觀此能不汗下歎
 弟意欲取此五十許人列傳錄置手側行止必借洵
 良師友也。班漢食貨志。原本周禮然比周
 禮較快宋儒之于孔顏亦如食貨之于周禮倘所謂
 君子樂其發者乎。恐借書備五六人約三旬內辦此
 當與兄同批點也。

劉秉三評 能讀宋史便是耐心細心漢子况復

愛之重之若此

又

後生初學未能遽讀全史姑且讀宋史可也每事根
 據歷代便覺漢唐得失爛然大備供我折衷矣文亦
 瞻詳展卷輒有爽氣世稱其蕪雜殊不然

黎耳菴

兩年內講究當時之務二人同心相須如左右手值
 茲遠別大難為懷兄行矣天下事可為不可為總不

由我所得由我者自有必爲必不爲在耳然所謂必爲者優爲則爲之無過其材樂爲則爲之無違其心應爲則爲之無出其位不可不爲則爲之無任小功而爭小失如此內斷于衷不徼天幸不假人手自然作得去至于所必不爲尤容易事耳介焉如石不俟終日優游東山之下尚有可作之事昔趙廣漢推服雋不疑云我禁邪止奸行于吏民至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可見京官難作也兄立朝不比外吏萬一差池便爲青史所辱尚慎旃哉一得之愚聊佐高深至

若弟心如亂絲妄想日增真力日減未知後此何狀兄行時幸爲弟熟思一過留貽數語俾我省察以當可離之贈媚雲先生書籍奚啻致不悉

薛諧孟評

鄭重相勉爾爾

又

閏月杪枕上聞仁兄右遷通州大驚良久有餘喜通州在三輔爲國家所必守備禦較牢于他輔可保無事今日臣子無事卽有功也仁兄向來身心閒適畢竟疎濶到此精神自然嚴密心不得不小身不得不

勞昔武侯以謹慎可屬大事。宋儒亦云：惟慎與勤，可為大臣。其要言矣。有暇取韓范兩大傳讀之。臨摹不妨也。仁兄入京已來，每嗣音戒勿私議朝政。今已出都門，幸細思邊腹利害，為我揀要言之。劉汝類刻拙文二百首，在京師箔子街發行，幸覓得幾部寄我。

又

自春徂秋，強半在道路。老兄閉門便是深山，洵至教不能受。如何？弟十年來旁觀天下事，臧否人物，在筆舌間久矣。今其言乃盡驗。襄陽之變，彼其之子全無。

是處乃不善料成善料，敗也。弟于此人無他恨，而終日切齒不能自制。始信配義與道亦分內事耳。著書二篇，皆去秋所作，世人鮮不以為事後之言。獨兄信此有素也。粵西督學久候佳報，不可得。老兄畢竟不免一提學道，但須得人文最勝地為快耳。凡人大才小用，其僨事較甚于小才大用者，何也？其意不樂其心不細也。意不樂則患在廢弛，而心不細又將有冥決之虞。二者敗若事有餘。劄來示我粵西山水，幾欲命駕，但恐為清白累。惟旦夕望兄右遷，路過故園慰。

我飢虛

薛諧孟評 論一人仕宦發如許關係語

又

括蒼草書顛絕。可得惠弟否。弟平生詩文。失在太明。惟恐人不知。遂得淺薄矣。草書亦然。將以括蒼韋弦我也。

薛諧孟評 無限感慨

又

昨日閱百韻詩。訟于心。通夕輾轉。因錄弟所寄廣

乘詩呈覽。庶人傳語。不知大體。未卜百世後得與辨。姦論並存否也。

薛諧孟評 當日枌榆槐棘之思。百端交集。正自

不能不爾。事後只可偶一明之。為後賢不必頻。類予于義與亦云。

又

晉陵分袂。自分將老吳越間。入京見時事。遂覺身在沸鼎。悔不附兄後車歸也。辛桀當陽。杞檜盈庭。敦敦憂在。養虎邊腹。交為風霍。岌岌然朝不及夕矣。而發

言只爭門戶。三途舉皆貴。郎京師爲之謠。曰吏兵二
部掛招牌。文武百官出賣。舉國若夢。以有今日。豈意
外事哉。渠魁元惡。則貴治下。罪不容死。弟親見渠狼
狽。武林妻帑相失。不知近作何狀。弟與老兄二十年
杞人之慮。乃遂至此。無淚可揮。崎嶇虎丘西湖之間。
一二故人。留客頗堅。爾時見天下大亂。一身皆累。言
念故園。尚有未葬之母。未嫁之女。未生之男。大之有
無子之兄。小之有無米之婦。方寸已亂。獨有歸思。過
新安。訪王嘉生。聞入山七十里。未得面。叩金正希之。

門相對。獻歛。至于泣。下弟勸以守險。不可次以蹈海。
又不可終祝以天下事。不可爲先生自愛。渠首肯不
已。滄泗橫集爲弟。下拜曰。今日得聞正言。十日前有
人自吳中來。聞已自盡。使我敬而哀之。不去諸懷。死
生亦大矣。端木氏所云不能死三字。于我心有戚戚
焉。至南昌。亟問毛子不可得。沿路寄書。皆未達。不虞
聞雞起舞。有如來教也。弟媿矣。弟媿矣。沈旭輪樸士
也。頃且爲姑蘇令。去冬入南闈。得門生數人。謹厚者
亦復爲此。仕如此。其亟乎。弟自揣庸才。庸骨不能爲。

金不能為毛聊以一卷高士傳自娛石門玄石之間處處可得桃源老兄倘有歸意便稱絕快耳即君聞已合衲老兄將為人祖可喜可喜弟室中數人都作微子比干止餘一老匹婦偕隱大約以楞嚴度日勉達觀已耳

薛諸孟評

蟬聯家報語耳而語中快切者令人

思痛惻者令人憤婉轉者又令人下一辭不忍

下文山各尺牘未必踰此

徐玄子

芷江分舟末訊音耗臥病白門聞遽君子車聲未得周旋至今踟躕德音忽自天際來喜不可支佳句見懷尤使人有知己之感草草奉和深慙大方南昌夢夢舉國狂迷小子亦以褰裳幾陷大澤先生介焉之搯知幾其神洵不易言目下東岡相望會不容刀驚魂稅定相與醉吟送老可乎夜自可遊何須待旦我輩要當為所可為倡予和女在先生耳

魏織仙

桂林分袂跟倉新安南昌之間入東陵為游兵所掠

僅以身免還家則處處巢破依然無歸傳聞駕旋未
 通魚雁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長者喜慰喜慰
 世界如一場筵席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
 班散去矣先生觥籌興闌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即
 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又顧而他也一丘一壑願與
 先生共之佳貺遠來兵餘無可奉報公即之變聞之
 驚慟庭階玉樹知難為懷昇亦為良友賦黃鳥矣

孫子雙

先生出門時適當昇歸相左于安鄉道中弟嘗有言

人生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親見其書盛傳于世
 一也先生今日之謂耳子雲傳諸身後相如傳諸其
 身後世非有軒輊當時頗分苦樂譬之禹稷皆有天
 下而蚤暮懸絕矣澧蘭歸來料理平生著作不啻絲
 紛亟欲得先生商之當在何日史記小論十一冊在
 督學處前寄還十冊來其一冊云附先生笈中乞勿
 浮沉

薛諧孟評

論史文字不必單行直須共人

同何如何如李卓吾所以行一時而畢露者

以其單行耳

李共人

詩人之妙。却有得氣之先。知幾其神之美。三百篇終日。憂亂皆從人所相習。不察處以為怪異。如日有食之。正月繁霜。莫肯夙夜。民之訛言。彼宜無罪。此宜有罪。皆後世家常事。皆以為不可救藥之憂。若唐人流離。瑣尾啼號。蒲紙已落。第二乘矣。國家近三十年。邊腹俱訖。咸思神廟五十年。太平不知正此五十年。嬉遊廢弛。莫肯夙夜。以有今日也。如三百篇所憂皆憂。

于萬曆五十年之日耳

陳斗翔評 可解說詩法亦可解憂時法

又

臘月六日接仁兄十月六日書。百里之間音問濡滯。若此。蘇李異域通書。真古人事矣。弟客跡經年到家。多不憚事。因思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不願丘首。蓋井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渚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共人談天下事。何可得也。兵制邊防兩志。

海園文集 卷九
俱未料理兩月內可得報命

薛諧孟評 情事可惻

又

到家料理兵制邊防兩志差有條緒忽吳下友人寄宋代詩多許屬弟選評又費二十餘晝夜小除後始復及此并刑法一類共三志寄覽惟兄削之案頭種種容易不了一件不了又一件來明知是酒不覺又醉人壽幾何堪此勞瘁可嘆也

薛諧孟評 自供得情

又

割到知有殤女之痛弟年長于兄有女無子以視有子而喪女者福分何如敢以是爲老兄老嫂慰也足疾幸而大愈可兩月餘重陽後忽又萌芽大約寒氣使然從此得調攝之法若但如兄言一味寡慾雖割勢出家無益耳弟春初過玉沙見跛躄五六人結伴乞食訊之皆鰥夫也亦可爲天下病足者解嘲且開方便門矣新詩佳甚卒卒莫和

陳斗翔評 諠得趣正似石公笑白嶽求子人語

羅孟求

王季豹李共人書至輒問仁兄動止不可得弟足病連年頃益有加疾痛害事莫甚于此然藉此得斷絕人間往來閉門著書君子無入不自得此又其一也先世皆居郊外頃徙入城僦居湫隘吟嘯之聲與屠沽相失私自憐爾弟自丁丑來風聞時事今襄陽當事者其人小人也漢書云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不能進賢者退此人蓋已兼之伴食宰相何遽投艱從此立觀厥

敗矣我輩竟同蒼生有君父之愛莫能助有身家之憂莫能謀乃以苦樂聽命此曹之手能無慟心乎附便嗣音遂言至此仁兄為我敬而聽之

和仲友人

國破君亡仁兄辛苦歸來獨有祝髮出家一著耳不然越境變姓名雖孳家不妨又不然擇邑中深山大澤居之自廢作世外人不應使親舊填門尤不應使車馬營營乃爾自古聖賢不貴無過貴補過仁兄毋曰前已錯矣遂畢竟錯也武侯最善處敗元規先自

定罪二公傳不可不讀弟平生性命之友十無存一
酒鑪塵柄邈若河山辟如一班優俳盡已散去獨自
登場其可得乎頃且作七哀詩爲亡友子雙仲清士
先席之文伯桂河子來七子作木主置座側殊可憐
也忽忽兄自天際歸來得此老伴快心已甚我二人
如晨星碩果不敢不自愛且相愛也弟前一夕夢與
一友講論無耻之耻無耻矣云此一語是悔過話頭
人不幸而無耻而能以爲耻則此事不足爲耻覺來
占之不解何故今乃與仁兄及此或者神之聽之乎

薛諸孟評

亦甚矣毒于怒罵矣

又

前啓狂直退不自安兄首肯乃爾惟善人能受盡言
善哉吾子矣劄來只以不死自憾却不必然兄所遭
不幸實實可以無死死者後儒不達之論非孔孟本
旨殷有三仁未死者二管仲召忽正以不死爲加亦
復何嫌弟所不滿于兄者假使蚤自抽身麻鞋遠走
求見天子便與杜陵並傳千古不得已而爲王維鄭
虔所爲此憾非小耳兄嗟嘆不已謂世無汾陽誰全

李白此論亦似可商。當李白時，玄宗幸蜀，肅宗自立于靈武，天下無主，永王璘以皇子舉事江淮，非偽燕可比。然則白亦豈可與維虔同例哉？更有說焉。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聖賢學問，僅足處分危邦，亂邦無道，則隱一著耳。所以用行舍藏，便說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蓋天下無道出處所在，生死之門也。我輩生在今日，天不覆地，不載如何，可畏而容易言之，竟同兒戲乎？南山掌大地，去城纔十里，似非辟世之所。慎旃慎旃。

薛諧孟評，不許此賊為永王璘，快甚。

又

物不可以終窮。兄脫身歸來，非遂無可自處也。長林豐草，與世隔絕，畧存負罪引隱之意，實行名山石室之事，于盛德芳名，何損秋毫哉？兄盡居喪之禮，闔門苦塊足矣。受弟建齋，一切非此日所宜。袁闕非不孝之子也。母死不列服位，今日正堪楷模耳。

陳小有

傅築公書來，知曦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為此翁服。

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漢史，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覩曦侯事，使人不敢以為善。自持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旣。

薛諸孟評

古賊非今賊，可比萬分一。思之浩歎。

又

去歲三次寄仁兄書未到，趙賈書至，則知仁兄亦三次寄弟書未到也。黃赤子昆仲書來，傳曦侯一門慘

事甚悉。弟于此君未謀面，實感知己。南卿陳子之變，尤出非意。奈何奈何。結言嗣集，仗仁兄教誨，諄復可謂盛德。交道之難，使弟不敢自信。兄獨有以信弟，何幸。何幸。憂讒畏訛，古人豈有可好之名，與不可信之心哉。而惴恐乃爾。知其中必有難堪之垢，與不測之患，未可罔聞也。承諭蜀犬吠日，越犬吠雪，則昔人之言耳。今春弟遊天岳，篝燈夜誦，居停犬聞書聲，吠不已。兄將謂弟掩卷引咎，以謝居停，乃稱長者乎。一笑。

劉秉三評 此謔正自可傳

蔡于先

乙丑丙寅魏璫肆虐朝廷有腹心之憂弟時則病心
血。追。今。四。郊。多。壘。弟。爰。有。腰。足。之。疾。不。意。匹。夫。徒。步。
之。人。以。其。身。為。天。下。安。危。乃。爾。也。一。笑。

薛諧孟評

弟亦以丁卯甲申兩偷生兩幾死延

至今日雖不敢比平子幸而有其跡耳

又

兄詩佳處殊覺幽絕不佳處獨欠自然耳弟一二摘
出兄可自吟自改改詩之妙百倍作詩也

薛諧孟評

是是使他人改我詩我因而改其所

改亦無妨

程禹功

辟兵入山却苦無兵可辟寂寂無以遣此新釀想既
漉矣唐人云酒熟思才子仁兄其忘老夫乎

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
天下事凡今所罹皆某十年前所不幸言中者願以
款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填乃

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于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刺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概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昨日座上，有以食客待某者，適取某笑耳。過枉車駕，兼讀守城籌畧，高論實可施行。今人要未夢見事後，尚不知悔，何況先事相率以董逃為長策，想當爾矣。天下方以寇為病，則既恃將為醫，恃兵為藥，乃病所在，藥必不在。顧使人不

苦病先苦藥，氓之蚩蚩，至有寧逢赤眉之思，何為者乎？某辛苦賊中，兩載得脫，麻鞋遠來，帶甲盈路，見問所及，可為寒心。因思聖賢必不得已去兵去食，真是執熱以濯，今日為國家計，自應去兵若為天下匹夫匹婦計，雖坑卒未為過情也。自昔有天下者，偏安東南，則以荆襄為上游，劉整之為宋患，殷鑒甚明。今河上翱翔者，不解何故，某入京月餘，未見有一人言及此者，而某言之，又不敢宣言于朝，而私自言于先生之前，此非先生所可為，然不敢以不可為，不言亦非

先生所不知然不敢以所所知不言先生亦稍爲昇屬耳可乎拙刻二種家刻一種附覽

薛諧孟評
淋漓酣叫却無一往率易之習

趙邑侯

伏讀台檄遠慮成謀着着萬全矣十三四年錢糧撥荆岳襄三府就近解軍前支用此算最得處假使天下所在兵務盡取足于附近州郡卽天下有事若無事矣一以解軍中脫巾之志一以免民間轉輸之苦自昔秦趙燕皆防邊各守未聞借餉于楚借

兵于齊今日乃欲以天下守一隅所由卒不可守耳頃見襄陽軍費必自京師遠來荆岳糧餉乃覆輾轉北上何其不善省事也卽使春秋戰國尚可通融借抵况天下一家乎至使膏血盡歸荏苒誠可痛哭草野之人久知今日何當事者見事遲暮乃爾也目下羽書迫促爲民父母者處此洵爲兩難昇倘非食貧卽不難以其身爲卜式與天下倡始也徒有其心耳薛諧孟評 此非不善省事乃借此爲客兵主餉

者利耳天下事壞于吏書與文官爲多可痛

王天根

客歲五過上邑，未一問奇。至今惜之，憶丁丑春，曾以閉關讀書自許。先生之前，今三年矣。道路僕僕，實未得讀一日書。天下事不由人算，類如此。此則求在我者尚然。況在人者乎？時事艱難，日加一日。先生經書滿腹，出收人望，自當求之治安。至言之間，非近日一切嚴安、徐樂等輩可比。不孝旁觀世事，印以古法胸中畧有次第，或且挾策以從先生之後，未可知。江州黃元之，文人詩人也。其文在陳大士艾千子伯仲其

又

詩庶幾高蘇門孫太初，復出辟仇吾邑。有卜可賣，亦復奇中。不孝愛敬之，十年不衰。今且遊先生之門，以自重。此自先生所亟見者，不宣。

去秋附向山人報德音，爾時正以伐檀自疑。今果然矣。古人三十無名，則以爲癡。某年三十有三，不旣癡甚耶。新年來常覺此身如在客舍，事事都似甞設。獨喜作詩，佳惡苦不自知。而勤敏則異往昔矣。江右上官三畏窮士也，貌寢口吃苦，無他長鑄刻大小篆，亦

不中用而某好之十年不倦某見其以貧遊以遊益貧竊訝此人無才不應窮亟欲一充其囊不可得以商之先生先生憐才愛客尤須愛此不才之客也一笑

楊水心

結言初選得借佳序免此間僨父之譏何幸何幸正自江夏歸來擬買舟武陵慰我調饑奈江山興倦姑徐徐爾忽辱手書兼讀佳刻及扇頭詩喜不可支先生何需于不才而懃懃爲此公求士甚于士求公此

豈山中之人哉來劄未敢信也一笑

王澄川

昇以北門之士獲事西方之人三年于茲蜀江千里何以爲別黯黯然昇歷數古今人士其得出于大人先生之門未有無因者竊笑天下之大無一人知我不自今日矣藏器于身雖朋友兄弟不盡可告恂恂悶悶未嘗自異于先生之前而先生如有以異之此豈古今師生之常可同年語乎昇浮萍之人也頃乃閉戶與世如隔寢餐都減誠以年近三旬母老家

貧汲汲然思所以用之先生何以教我古云愛莫助
之爲蒸民好德者言耳豈大人先生之言哉辱惠德
音附便及此每言輒長長無傷也狂將奈何

又

偶來澧蘭聞先生右遷卽襄要地深爲加額盤根錯
節適足發明利器矣昇處門生故人之間揆以古人
之義自應從事帷幕佐助機宜共濟時艱以報知己
而不獲爲此愧甚愧甚王事孔亟不敢以多言煩聽
所願效一得者惟是藺廉無嫌平勃交權虛己集謀

推。功。用。衆。使。人。皆。有。與。我。同。舟。之。心。然。後。我。得。爲。所。
欲。爲。但。使。爲。所。欲。爲。卽。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頃。者。將。
相。異。意。實。覆。前。車。其。可。再。乎。惟。師。台。葑。菲。收。之。

薛仔鉉評

任天下須就事論事就人論人不得

因其人而必欲敗其所建之議尤不得因其一
事誤而并棄其人三十年用才皆如拙匠斧鑿
偶爾垂方擲之爨下別覓一材亦復如是人才
畧盡而大厦傾矣哀哉哀哉

又

某先世爲國朝名臣踵相繼可五六人不幸中衰及先大人井里自好不屑不潔遂有饑寒之累又復生某兄弟九人某之貧九倍先大人矣史稱家徒四壁某并四壁無之平生尺牘強半皆勾貸之文一夕盡焚畏爲後世蝨蠅口實耳正苦米貴家在首陽賴先生捐俸始一舉火因思徐穉閔貢輩人不可得而衣食彼豈或有姑射辟穀之術哉仲子惡能廉則某今日之謂歎一笑

向六神

昇倉卒受知于祖臺遂處以門生故人之誼真古人事也料田一案瀆已再三過蒙移示威于斧鉞但未知奉行何若昇讀史見西漢已後牧民者但得風厲卽爲循良蓋江河勢下亂多于治故不妨義過于仁也昔人以苛政爲猛虎以姑息爲蛇蝎同歸殺人然常以虎擬大人君子而以蛇比小人則剛柔差等可知祖臺幸時時嚴詞告諭以振暮氣三代已後仁言卽是仁政功德非小可也所委聶刺史碑記附上小詩一章書綾求教

劉公言

不孝茹荼苦次與世若隔近小祥矣策蹇南岸去家三百里上价遠來追及民安驛舍開緘讀之則知爲仁兄一家笥秘也萬里一紙經年始達乃在逆旅道路之間此日爲我二人定交之始當與黃荀塗次相遭並傳作佳事矣文章一道今世作者至今古人受過雖先秦以上諸書至今俱覺不盡可讀此憂不小匆匆從馬上讀鴻文令人懷抱頓開弟向有句云屈指幾代衰難付他人起仁兄豈他人哉附去拙刻二

種偶在杖頭求教匪報也

薛諧孟評

論文確有至理

冬春之交邊圉孔亟傳聞所及日夜如坐鍼毡幾思投筆仁兄乃從戎馬艱難中綜學績文不遠萬里疑義相析加于弟一等遠矣弟平生著錄存者可五千餘葉實無一字滿意以此畱爲枕中物竊有待耳惟時文一事既竭吾才遠近災梨者十居八九而以未得自梓一帙爲憾今得仁兄傳之京師酒簿肉帳經司馬點定皆佳真萬幸也各根未艾安得不啣之入

識田中矣。弟平生有二憾。弱冠善病。長多應接。未得著實如意。閉關讀書。又年近三旬。足跡不過千里。假使得縱觀天下。名山大川。高人好友。當有可觀。兩者時時抱恨不自安。夫天之所以與我者。既有限。并其有限之才。而不克自盡。吾兄謂弟安之否也。目下服闋。倘得與仁兄相遇。中原抵掌。天下事庶幾不虛此生。拙刻二冊。如命呈覽。拜惠遼參。佳且多矣。子寔生我。感謝不宣。

薛諧孟評

讀書如聞人游記。惟有津津色動耳。

若身到其地。光景自是百出。

又

晤對旬時。足慰數年調飢之私。仁兄才思敏妙。高唐自是今日第一座位。但須及時讀書。克盡其美。古今無無益之書。何可勝讀。務在得其要領。大畧通鑑。二十一史。爲古今大頭腦。十三經。爲聖賢本領。二書如人生之有室家。全力經營。無了手。日此外。百家諸子。概作親朋。過客。應酬。隨緣。疎密可也。東坡在諸古人中。宜加愛敬。所謂而親仁也。其大文。足以料理天下。

國家事其小文足以參透人情物理之微洵為良友。須與不應去手。作詩亦是要務。弟平生不喜作難事。斷不以人所難作事。勸人有才如仁兄而不博古。不作詩。可惜也。非兄所難。附去書五種。計三十二冊。動筆細看一過。莫作借書觀。

薛諧孟評

品斷經書津津有至味

又

東坡之文人。知其大。不知其密。看他一字一句。皆有發微搜伏之思。即過文轉語。俱可斷章取義。不但以

其波瀾汪洋已也。終日置之手間。時一展卷。能使愁者喜。怒者平。躁者靜。粗中者心細。真良友也。

薛諧孟評

東坡文字洵是開人胆智之始。此外

則呂東萊先生耳。宋文中最愛此。二東詩則陸放翁詞則辛稼軒其尤也。

王柱河

久疎孰何。忽惠好音。有如面語。讀兄養病塵事少。伏枕舊人稀之句。實獲我心矣。弟更及佳句云。養病塵事積。伏枕舊人多。亦說得去。便知詩無定說也。佳詩

氣象昌大，不屑推敲字句之間。古人動稱詩豪，或稱詩中虎，則吾柱河之謂矣。間有失之容易者，得意疾書，自應爾耳。自古至今，何嘗有百全之美哉。

薛諧孟評 亡友魏叔子呼予爲文中虎，想一往

霍霍不解求工，當不愧叔子此語耳。

黃赤子子威

鄂渚與陳小有湯任卿聚首，未嘗一刻不談君家兄弟。不望顏色如慕古人手書，遠屈鴻文成帙，則不啻親見矣。弟嘗言古人盛傳後世，有實與名俱者，李杜

之詩。歐蘇之文。靡不愛而熟之是也。有不得其實，空慕其名者。相如之賦。子雲之玄。竟讀者鮮。故爾尊之。捧君家笥秘，未知世人讀竟與否。弟則愛而熟之矣。老伯母違養兄，以不及捧檄爲恨。富貴皆孝子爲俗人言耳。宋諺云：得爲叔梁紇，不羨太上皇。爲人父母，爲人子，並不可不知此語。兄尚勉旃哉。相見伊邇，不多及。

喬公載

不承色笑，可六年景仰之私，與日俱增。年來時事孔

艱種種堪嘆。要其所由致此者。無他爲者。不能能者。不得爲耳。小子輩。總有放力。無經營處。私念先生。展布未可涯。淡不虞。化行魯國止也。誰實爲此乎。元祐處。不如出。元豐出。不如處。君子亦有時。自爲計耳。先生以方剛之年。游悠林際。可爲者尚多。下第解綬。同是岸上人。小子且與先生。旁觀天下風波。可乎。遠辱盛貺。拜嘉餘命。唯唯不宣。

李兩然

壬午秋武昌拜別後。遂遭國朝三百年未有之變。執

事方以身係天下安危。弘濟艱難。昇亦辛苦。賊中焚巢剝膚。家在一舟。深山大澤。莫通音耗。仗執事覆庇。復覩漢官真再生也。昇庚辰春。會著平寇一書。濶疎不切。頃乃窺其要領矣。大約賊巧于用。虛而兵拙于用。實可一言蔽也。賊敢于以虛乘兵之實。而兵怯于以實擣賊之虛。不解何故。今日足辦楚事者。實惟左帥是望。左旋右抽。踟躕河上。氓之蚩蚩。至有寧逢赤着之思。此昇所大惑不解者。爲今日計。惟是感動左帥。整旅舉事。則救時第一著也。辟如爲病延醫。至則

高坐中堂。不入室問症而議藥焉。豈惟勿藥。或且毒之。病者何罪乎。今惟多方作用。使醫下藥。則病立起矣。溫嶠之動陶侃。或激以義。或迫以勢。而石頭舟發。遽焚歷陽之骨。是所望于執事今日者。江南諸邑陷賊。獨華容最久。瞻望官軍。不啻望赦。實賴參將楊耀澤。提兵克復。昇有詩贈渠云。百戰微君力。斯城良可吁。蓋道其實也。此弁可以風矣。附去新詩二首。塵覽。雨然初集容細讀報命。兵餘不莊不罪。

戴司李

某爲賊搜索所至。破家亡命。東陵兩姪。遇害同父。皆寘官軍。忽然而至。真如解懸也。辛苦歸來。病痢浹日。力疾拜見。老祖臺于舟次。傷弓之餘。不敢更談天下事。退而深念。有不能嘿然者。條陳守城事宜。願與衆公言之。乃殺賊事宜。則未便露布也。夫賊得一倡義之民。則卽刻屠割。而官得一賊。必服念旬時。民畏賊而賊不畏官。所由滋蔓也。愚以爲除賊在殺耳。而當事者喜言罰。真賊必窮而無賴。而捕賊者概求殷富。畢竟罰不可得。而賊以淹留得活。良民代賊困斃。而

賊且高枕無恙。昔之望兵，有如望歲。今日苦兵，不啻苦賊。此某所痛哭流涕，不敢言而不敢不言者也。且賊退則急治兵，爲防守計，不應一味搜索，懇乞祖臺以殺爲生，察私于公，功德無量，非止爲下邑被除一朝之患耳。

薛諧孟評

作賊無恙，抗賊必死。小人見眉睫安能不靡然從之耶噫。

答闖賊僞令江一洪書

有序

崇禎十六年二月二日，闖賊陷吾邑，挈家舟

居在洞庭中央，五月餘已乃僦居濱陽，爲獻賊所逼，復歸華容，竄跡南山深處。賊帥移檄僞令，幣聘來餌，余將他徙，而水涸失舟，不能挈家，權作書以絕之。

恭惟台臺文武爲憲，將相兼資，有如此才而不偶，將無宰相之過，生當斯世以有爲，不虛造物之意。昇荆之野人也，半生馳驅，無益勝負，退而稼穡自好，鹿豕爲伍，草莽之義不見諸侯，末通姓字，忽忽德音自天際來，此古人捧檄色動之日也。雖然，有說焉：自古天

下處陽九之厄。則有弘濟時艱。爲所欲爲者矣。抑有
退而自匿。惟恐人知者。兩者並行。天地不悖。自昔越
王攻吳。狗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
聽命者。歸莫告。則昇今日事矣。昇生於世。三十有七
年。老於場屋。難博一第。可謂無才。卓錫無地。嗟來輒
食。可謂無行。妻妾更番。未有男嗣。可謂薄福。五年前
得足疾。痛苦後。繼以麻木。坐起俱須人扶。其能據鞍
上馬乎。邇來閉關調息。人事都絕。富與貴非不欲焉。
辟如嬾人慕作男子。非其質已。台臺慈腸慧眼。幸爲

請命當路。待以不臣不友之格。俾得耕田鑿井。無煩
帝力。受賜多矣。謹對使百拜。力疾報命。從此深山大
澤。國門市肆之間。踪跡不常。姓名非一。台臺雖欲旁
求物色。不可得已。狂奴故態。要不失嚴氏家風。一笑。
薛諸孟評 起語少。婉末固峻。絕辭此輩。聘法應

如是

又

昇初未嘗以身許人。讀書萬卷。未博一第。國家于昇
何恩。四壁蕭然。靡有旅力。其何能爲。而足下疑畏。乃

爾過矣。過矣。且昇不爲周之頑民足矣。不食周粟爲商義士。足下亦安得以太公廢伯夷哉。足下聘幣物色不能得。顧加以兵。家在一舟。天地之大。何所不可。其肯以身就戮乎。博浪沙中大索十日不獲。此中大見本事。昇非足下所能得也。鳥旣高飛。羅當奈何。足下無復爲意。幸甚。

薛諸孟評

想一面已掛帆行矣

高彙旃

恭惟老師身名兼得。出處咸宜。君子之樂有三。幽人

之履居二。化行江漢。思齊之頌。方增教立河汾。太平之策安在。某于老師中心服之矣。卽老師將無曰。惟我與爾有是乎。具區舟頭。分袂後。假道錢塘。新安南昌入楚。適被兵掠。刀瘢在身。還家遂無復作人間想。買山之高且深者。奇松千餘株。投老其中。著就平生未了之書。可五百卷。學使臨楚者。若長垣卽凌玉崑山。劉岵瞻宣城狄陶林。皆給書傭。就家鈔寫。未卜何施。晚得關西劉秉三。載梨干片入貴郡。梓行此自老師二十年前未了之願。未踐之諾。幸共尖此須彌也。

臨池筆塞不宣

又

寄書未答。或浮沉耶。異時黃鵠磯頭。顏氏子曾當首座。頃乃作汎汎觀乎。七十子羣羣從政。結駟連騎。陋巷應覺削色。夫子定不作如是觀也。昇年四十三。生一男。五十三。失之後復生。復失又復生。造物如此動人。昇能應之以不動。則他無足動已。初疑克隱久。乃安之。如長素僧。不復顧盼人間。鼎俎園廬。靜爽又如海中。方丈仙人。不屑上天矣。但苦集枯。既思充腹。又

難違心。如何如何。未刻稿。思爲我捐貲梓行。自昔五秉九百。不聞饋餉。屢空之子。昇乃如此。非望復來盜飯之譏耶。

劉秉三

憐才不必才。好色不知衰。自是盛德事。春花映何限。感卽獨採我。則宿緣然耳。瀨園集。仗先生刻成。受賜非小。崙丁購紙。江南馮驩之缺。再三彈而主人應之。將錯就錯耳。世事了可見。憐君人亦稀。豈可再得一劉先生。令渠分半去乎。先生收此一老門生。自是陸

家荒莊蒼蒼者。每代人感恩。代人報効。不妨取償于渠也。

李共人

別來兩載。踪跡頗在人間。井上有李。仲子惡能廉。乃得買山築室。蒼松怪石之間。結構如意。坐卧皆爽快。聽無方。父著書兒識字。不問人間漢魏事也。獨思此生七歲能文。十歲能詩。名根在未始有始之前。自分珠玉。應在都市。何得深山大澤耶。杜陵云。我生何爲在窮谷。終夜起坐。萬感集于我心。戚戚矣。柳州云。知

己者如麻。過矣。知己定無多。多適不得其力耳。余虎臣高第。老兄會記弟滿筵推算。獨許此君。否天下事。果然有命。此君如無絃琴。不鳴自佳。今且鳴矣。

又

四十前所至。輒遭詬。如影隨形。脫身無術。常以文中子止謗。勿辨法處之。五十後。並不入耳矣。三十年來。遠友書至。皆傳弟死。今兄復云。然弟乃在人間。此謗或不須辨也。

郭用梅

三十年不相聞。未嘗一日不在心口間。黎子方會語弟云：凝碧池頭，先生言念平子不置，則知無置平子時矣。偶從李共人架上讀佳刻，真快異書。中有拙集序，序中有無言而嘆息五字，使我飲泣。我等各持一帙，續古之人活皮毛，不值一文。乃思賣骨爲身後地，三疾得二，狂且愚矣。

夏稚光

石門屏序，構就頗有傳神阿堵處。自昔徐文長、陳魯公，徑以布衣銜署當路，屏帳傳之兒孫，作骨董觀。楚

人無足語此者。使某作代筆人，可笑也。拜惠頗多，更似有望。雨雪之後，思益靈霖爲野人天者難矣。

邵二韓

老祖臺居官時，如不得已，頃乃適得本懷矣。知味者不喜甘甜，爲其無味也。養生家且怯其有毒。今日仕路並不甜，但有毒，可置勿道耳。旅食江市，故園三千里，定知味苦正堪咀嚼。自有回味時，郡志已借重列傳，謹復。

張孟倫

昔友有與予同舟者。安流時無人色。惴恐不佳口。及風至衆亂。渠安靜無一語。不佞年三十。卽歎老。今老甚。却不歎也。賢倩東門苦厄。惟以無復望者居心。以不可知者聽天耳。不佞前此遭厄時。詩較工。碁較穩。何也。心苦則細。樂則粗也。讀書亦是度苦厄法。無所用心。則憂從中來矣。

又

八識手錄分疏極爽。容細看完。壁釋教非空。只是一。個大耳子。每將人國作本紀。觀人家作世家。觀人生。

作列傳。觀盛衰。得喪一覽無餘。直且暮事。安得不作夢幻觀。如此看破一切。便脫種種苦厄。不須談禪讀南華也。風鳶高低。竹馬先後。便是兒輩得喪。乃至笑啼矣。

陳鹿野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爲時輩人言耳。同是舊人。不相聞問。何哉。讀尊公大人狀。受享天人者九十年。無餘憾矣。捐館四十年。先生年近八十。而哀哀不已。五十年。而慕其大孝矣。何以處七十八十者乎。大孝必得其

壽。孝子之年。過其親。周文不滿百。爲武留也。君家將無然歟。老年困于筆墨。尤持譽墓之戒。獨爲君家愛敬。成就一篇大好文字。附以不朽。

又

墓志須得丘隴荒滅。陵谷不可考。賴有此文。乃貴于志耳。會以此語。人人大笑。然予志人墓。輒削其孫子及葬地。先生其自增之。

王闇子

近刻一帙呈。人比之市中平頂冠。有人看。

無人要。今日並無人看矣。辟之酒家。求買酒。人不可得。得二空手來飲者。亦不虛此帘。但恐酸酒。偏人則奈何。所示語錄。看自家不過。言人不善爲可耻。二段。某生平無滿意事。亦無信得自家過去處。乃言及此。先生亦復見許。過人遠矣。

又

來教將某衡量古人。竊訝逾望。顧某亦有自信者。實有過古人處。則由其不及古人故也。古人之名與實。迥絕于某。遂任意不檢耳。李白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幸異時無試李白者。試之未必萬言立就。假使倚馬萬言。其言果有當焉否也。其苦心此道。既竭吾才。痛快處。防其痕迹。融鍊處。防其雕績。僻則傷雅趣。則近詆。不勒成。不鬪捷。諸凡咄嗟應酬者。概不入集。集中好語。妨其數見。發端不令詳盡。皆古人所不免者。而某皆不敢爲焉。先生但看柳州非國語。十九無當。昌黎干進乞赦之書。彌望一色。又連舉君臣父子五倫。分五段。一個腔調。占許多紙。東坡詩生吞哽吐。無餘醞。無餘味。至其尺牘。每遭一事。移一官。向人遍說。令

人厭觀。諸如此類。或爲某首肯也。夫子賢于堯舜。豈其然。却果然比嚴子于蘇韓。何啻比尼山于二帝。要可與知者道耳。

又

貧不如富。此難翻之案。所勝富者。博得一遊耳。萬曆時有劉山人。無以自活。則向沿路在官者。索勘合。不定何往。馳驛得食。幾遍天下。洵佳話也。弟不甚貧。而喜遊。先生不能作地主。而喜作地主。亦佳話也。

瀕園文集卷九終

瀕園文集卷十

華容巖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案諸孟甫評

洛川 劉 紘秉三甫

劉生韻雲門甫 訂

江陵曾姪孫克照赫菴重鐫

所趨止萬有

齊而知己之感則其符節也夫使天下一日得一知
 人之人即天下無事矣何獨自為地則然哉大約造
 物者生一人蚤生一知人之人要其分量較遠且大
 人知之人傳曰薦賢賢于賢誠不易耳竊嘗舉其
 有去其人僅一階後足以知若人者昌黎推尊
 氏不在禹下而埒仲尼于墨翟何也韓之智止足
 知孟孟之智乃足知孔也此後學之知先輩也有加
 其人一等後足以知其人者鄧侯之器大于淮陰浚
 陽之材全于臨淮粲非邕敬而邕敬之愈非郊比而

愈愛之辟則叔賢于仲皮賢于產也此先輩之知後
 進也尚有說焉詩至于工部而永叔薄之永叔非不
 知詩者文至于太史而子瞻輕之子瞻非不知文者
 他為其異己也同一顏子而曾氏愛其若虛端木
 其知十無他亦各自愛也此又人與人同而後
 恒情然也學者挾持所有以自獻于名公鉅卿之
 門其人必大過于我有諸我者皆彼所無而欲其
 咄嗟邂逅之間為吾知己不亦難乎昇生于世三十
 有五年未見有一人知我實未見有一人大過我者

十餘年來。君子之至斯者。未嘗不得見。而知我者。乃益希。以此不樂見君子之至斯者。庚辰秋。聞彝仲周先生謫遷巴陵。則心動無何。署事澧陽。路過章臺集。同社諸子挾詩文如于卷。贊于道傍。抵掌逆旅之次。人人。在先生春風中耳。嗣後澧中人傳先生嘖。稱嚴子不去口。辛巳春。乃獲信宿。聚首岳陽樓畔。自夏徂秋。兩渡澧水。遂成平生快事也。先生愛我如子。敬我如賓。教誨我如門生。解衣推食。我如故人。至其嗟異我也。魯連李白復生。相去三百里。未嘗五

日不嗣音。時月之間。箋劄盈案。高可尺許。爲我築宅。爲我卜姬。脫換我于襦衫隊伍之中。自古至今。書傳所載士之負才自異。受知名公鉅卿。不知凡幾。未有若昇今日之篤者也。昇不敢謂智足知先生。退而思所由受知先生者。亦大可見焉。卓錫無地。四壁皆。伯不能無求于天地。故行己常在清濁之間。而先生處膏不潤。無纖可欲。是廉弗如也。氣不勝志。異懦無爲。諫草成帙。次且莫上。而先生孔武有力。不畏疆禦。至其身親百罹。出人于險。保全善類。尤難事矣。是勇

弗如也。賦性疎慵，不耐繁劇，柴扉晝掩，避客竹間。而先生躬處盤錯，勤敏自喜，晨躋公堂，五官並應，幹理有方。洪纖皆獲其宜，四方問字至者，人人充所聞而歸。是才不如也。流觀書史，僅得大畧，文思遲拙，手不點心。而先生多識大蓄，莫窺涯際，頃刻萬言，文不加點。夏秋之交，兩番賦別，刻燭成詩十餘首，昇皆不能卽酬。是文不如也。凡此皆先生所大過昇者。夫昇所以歷落三十餘年，無一人知己，甚至不能一日容昇于天地間者，或以佼佼岸異，加人一等，自貽伊阻耳。

先生方且加昇數等，固宜其乍見而奇之，屢顧而有餘喜也。若乃日矚時艱，誦言如醉，臧否今人，如論往古，直白胸臆，雖尊與親，不稍諱焉。每當酒後燈殘，條歎百端，不能自制，辟如晏嬰季札之徒，蔓草相遭，幽平吐此，又昇與先生所謂同而後快者，二人同心，其臭如蘭，昇之受知先生，不大可見乎。夫知己所在，惟己知之耳。叔牙之知夷吾也，夷吾不自言，誰復知者。維時值先生覽揆之辰，昇不敢丐他人之言，而自宣厥懷，以爲祝昇聞之矣。自古知人之人，非但其分

澠園文集卷一
量過人也。併其福澤亦然。是故管氏不顯而鮑氏世祿于齊。先民有言。知我者吉。豈虛語哉。請卽以昇爲先生壽。昇豈智足以知先生者歟。

李某六十序

士。主人之治天下。其勸民以善。靡不至也。苟有善有不善。則刑賞及之。至于門閭巷服御飲食。皆有榮辱之殊。以動天下好善惡不善之心。外此而羣羣貿貿。不能爲善。不能爲不善之衆。則又待其將老而爵以隆之。廩以贍之。蓋民自六十以後。一日皆君所尊。

且養也。天下之民亦各有其老之將至。而各知其將有祿爵于後也。民之望老如農之有秋。如近世諸生之薦明經有官職。于是民自少至壯。莫不愛生惡死。重畏犯法。思養其身。以獲後利。而天下自此安靜無慮。是故敬老尚齒爲聖人治天下之一事。而推廣言之。可以得夫致治之大備矣。後世民之爲善爲不善。無以榮辱于人。又無爵祿以待其老。自是賞善罰不善。與夫敬老尚齒之旨。不行于朝。而猶萬一不廢于鄉。鄉之人有好古君子出焉。其力不足以罰不善。

而猶足以賞善于是知某之有善行而且高年齒也則率厥衆而爲之壽亦幾幾乎王道之易矣邑之有某古狹士也未嘗治儒術而望重于儒行未嘗登仕籍而聲烜于仕林其生平敦信義重然諾其尊人蚤世弟妹婚嫁悉爲己任歲擇師教若弟卒觀厥成廬產皆己力皆以公諸弟其弟亦克恭厥兄一時急難禦侮籩豆和樂有古獨行之風正恐今之治儒術登仕籍愧此者尚多也今其年且六十其鄉人思以壽而問言于余余感夫古昔聖王賞善罰不善與夫

敬老尚齒之典不行于今日而重成夫諸君子卓行古道之志以無失勸民爲善之旨是爲序。

薛諧孟評

尚齒是古今第一美政自力田科不

設進士多少年之獵華遺本者言及重農尚齒譁然笑之矣予爲里中長者壽序每申此旨千里外何幸又有嚴子

壽劉廣乘文

庸人雖百年存非必有故耳不然必觀其所授之才才盡則已焉必觀其所立之志志滿則已焉以言才

則孔與顏亦各畢其能事也。是故呂望蹇叔老益有
爲以言志。則葵丘已前葵丘已後。兩小白焉。彼睿聖
武公。暮而靡盈。卽壽相也。乃今知所以壽先生矣。先
生以崔應起家。弱冠負夙譽。然且醇靜澹泊。如無所
挾。不類少年輩。爲才所動者。廿年已來。居官幹實所
在。有蹟近民。必見其惠。近主必行其直。治邊則戎馬
不迫其郊。治腹則稼穡皆宜。其里庶幾古社稷爲悅
者。須臾以物論解節。命下之日。卽理歸舟。沿路成詩
如獲初懷。此何故哉。凡人之可進不可退。可退不可

進者。惟其才有限也。果才則無不能。無不能則無不
可爲。又安往不自得焉。憶予總角時。一日從估客扇
頭。讀先生詩。凡二十年。乃得周旋先生之門。先生旣
貴且長。且賢于予。其學問亦博。且奧于予。予舉止疎
慢。交歡若平等。而先生顧謙謙如嚴賓之臨。經典之
餘。旁及天下事。儻然如有不逮。予觀其門庭。蕭械僮
御。靜嘉。總不似近世畫錦堂中人也。久之。出其生平
所著書。若史言史微。史謔及天象地輿。可百餘卷。卷
皆短冊細書。行草參差。每卷注終始歲日于簡首。予

澠園文集 卷一 壽文 七 藏板
默然心數焉。前此孔棘我圉，不已于行之日。皆先生探奇搜秘之日也。他人伏處甕牖，屏營絕俗，所不必得者。先生乃于不遑啓處時得之乎。予觀其四壁皆書，几案蒙茸，夜寐夙興，時或節勞振倦，亦以墨池漆板從事。予然後知先生所用心，蓋未有已也。他人視先生不啻九軻，先生自視正如一簣耳。先民有言：惟恭則壽。予讀周書無逸一篇，則又知勤乃所以壽也。若先生者，不既恭且勤乎。夫恭且勤，皆原于其不自滿。人之畢竟不自滿者，其初所願者大也。然則先生

之志大矣哉。宋代名臣若杜正獻、富文忠、司馬君實，皆難老令終，皆本于多才而好學。夫人未有無故而好學者，猶之天不無故而生才，皆將有以用之也。先生固可退又可進者，生斯世爲斯事，而思盡先生之才，與滿先生之志，雖百年吾知未足也。今其年纔五十，有四後此可涯涘乎哉。

薛諧孟評

具經世才而壽者，其延促皆大有關

係。想彼蒼亦陰相之矣。此序吾正愛其鄭重。

李太君壽序

昇辛巳夏受知彙旃高先生壬午秋客鄂渚受委成
楚史六閱月不去其門維時先子以布衣肇祀于鄉
余啣命歸如不勝也頃之先生走檄以明年太君李
夫人壽六袞告吾楚比古孝子助敬之義余黽勉爲
太君一言呵凍吮毫遲思數四未克就無何寇至余
家在一舟沅芷澧蘭之間鷗鳧爲侶者七百餘日始
脫身來天子所則病悸不寐又兩月餘憶自壬午冬
迄今凡三暮轉徙瑣尾辛苦萬縷日夜持先生檄不
去手蒙茸漫滅微有字形然後一言余思宋代南渡

後河淮無寧日人主猶取張呂邵馬諸大賢表章未
艾今國家之憂非余所應憂余幸得出大賢之門余
亦言余所應言者爰是擔簦走晉陵踵門爲太君壽
百拜稽首宣厥懷來曰予讀大雅至譽髦斯士則以
爲盛德至善之實矣篇首冠以思齊太任文王之母
抑何遠而有旨也夫授徒講學古昔五百年以爲期
至不偶也國朝自正統後實始設憲臣顯厥官崇卑
濶遠士子遙望督學之顏如帝天不可親者三年纔
兩日于古師弟子之誼無聞獨彙旃先生師吾楚循

循然旦夕進諸生往復若平等才不才無倦色拔其尤者俾筵俾几歡如故舊詩所稱古之人無斃未有無斃若先生者予私謂英才教育之樂至今日克享其實因以攷其生平俯仰天人父母兄弟蓋庶幾兼全君子之三顧惡知淵源正復在是乎自聲野諱士人諱彙先生以家學師事忠憲得東林主敬之傳太君正位乎內以予觀太君既嫁而孝有女道既老而敬有婦道既貴而勤且儉其善美未可一二數而塞淵淑慎教行門內則功德常在彙旃先生楚之人方詠

歌先生功德不衰其能不詠歌及太君哉夫世之衰也。有名士。又衰。乃有名女。周秦已後。嬰母知廢。陵母知興。以迨劉髮。留行鬻環。給軍皆不幸而聞于世者。太君處福履純備之日。朋儔偕老。漸暨會玄。非有聞于人。人自聞之。大約聲野先生主敬存誠。在宮自為儀刑。自昔頌哲季者。既猶德音。而京室之婦。想當爾已。漢人有阿其所好。比其書于老聃周易者。古今譏之。昇不佞復擬太君于文母。豈無見以居此乎。語有之。相士于窮相女于嫠。先君子非名士也。彙旃先生

肇祀不疑太君非有聞于人也。余比于文母予與先生各有其誠然不欺者以相發明如論古史如觀他人未嘗以爲親在則然予所謂言予所應言者哉。

薛諸孟評 彙旃二尊人多盛德之蹟多盛德之報亦多盛德之祥如所咏白蘭等種種者不勝述也。得此古澹蒼練之序可以冠吾吳之喁喁。

兒女語矣

壽王觀察文

余讀周書至無逸一篇則知勤乃克壽。已讀詩至類

水之三章飲酒思樂用錫難老。又知佚亦克壽。因思以穆天子輒跡在山海享國百年並列無逸未敢也。因思睿聖武公年九十有五髦而好學榮啓期亦九十有五鼓琴自娛兩者皆壽徵爾。雖然難言也。君子用世則夙興夜寐出世則帶索鹿裘恒獲一焉。若夫以經營四方靡事不爲之勞臣又欲其偃仰自得常有閑泰則天授實然何容易哉。荆舒有云才所以養生也。學士大夫各展厥才以永年。余不佞今日敬誦斯言爲我公王先生壽。春秋善不勝書則一書從其

重爾。公衆美兼涵，非可一二數。從所重以言，公公則古才人也。公以北川世閥起家，爾雅多識，以蓄盤板，幾穿煙雲並生。遊宦三十載，所至輒疑奎壁，登峙臨流，條然以適也。顧其居官幹實，盤錯益利，盡瘁正無虛日。余楚人也，解言楚事。公以治行著金陵，特簡鎮澧。維時澧城鬱然榛莽，中民散而兵驕。公下車則刑干紀者一人，而兵以輯。爰是斬木開道，招鴉集鴻，而居之。築鑿伊始，堦園更置，買犢貿種，分廛畫野，日不暇給。頃之狼角且奮，蜂燹環繞，公身親矢石，水陸交

應。八戰八克，計募以食，胄以寢者九十餘日。廼奏厥績，公之勤非人所克勤。然而橐弓幾何，揮毫成軸。澧則有詩，岳則有誌。晝攜壯士，夜集詞流。戶外之屐自滿，花間之屋漸多。公之佚正非人所克佚也。維時屆公三百甲子，一萬八千日之期。天岳闔郡若州若邑，若衛諸大夫函馳山中，賁予一言爲公壽。予思公之治楚也，和民民不敢犯，威兵兵樂爲用。臨下以簡吏，不欺時，詘舉贏財不匱，辟國居然。蕭韓名家，仍是班馬。轍跡幾遍桑野，鞅掌不碍琴書。公洵才也。公之才

海園文集卷一
三
藏板
洵天授也。惟才故靡事不爲。惟才故常有閑。泰勤實克勤。佚亦克佚。天所分以壽。古人者應合以壽。我公豈有涯涘哉。夫才之難也。天亦知之。天自生才。天自壽之。以公之多艱百折。解險濟否。克有今日。疑亦蒼蒼者。呵護使然。他日太微之旁。歌南極者。必我公也。學士大夫觀于公得養生矣。

薛諧孟評

引用壽考皆第一流人而表章仍自

有體

壽張總戎序

代某郡藩作

古稱絳灌無文。隋陸無武。明乎兼材實難也。乃若人言山西多將。山東多相。西漢無相。東漢無將。則雖天地亦有所不能兼耳。以天地所不能兼而兼之人。以古人所不能得而得之。今人此則張公今日所由傾動當時矣。公發祥西北。少事制科。慷慨時艱。遂投筆志弓矢。轍跡幾窮山海。因卜渚宮宅之。控扼要會。古稱用武地也。重以養花種竹。樓臺歌舞。所在如意。所謂靡國不到。莫如韓樂。殆得此意焉。爰是四方冠蓋之士。乘傳至者。莫不邂逅盡歡。託以平生。聲施當世。

此其由已。丙子夏寇薄荆一宿不知所往。公功居多。頃年則襄震鄰。龍臺無恙。咸識所自。朝廷聞而嘉之。授以貴陽都閫之任。爲今日萬夫之望矣。更有說焉。自昔頌召虎者。錄異先世美方叔者。攷詳素履。古人重選將如此。迨其後以大將軍嫖姚之從來。武安西河之生平。而任顓閫立功名。非其質矣。張氏世有勲勞。紀在太常。其伯氏仲氏皆有聲詞苑。公千塲縱博。幾處報仇之餘。亦復動準尺寸。惠加媼睦。爲古獨行君子之事之二者。皆古今干城輩罕事也。某與公爲

平生交。維城抱疾。竊喜良翰有人。值茲覽揆之辰。思一言以爲壽。亦惟是爲天地公愛此才。而不敢及其私。

薛諧孟評 叙一人必使此一人髯頰掀動

張樸餘明府壽叙

青城老人却有見五世孫者。不知鹽醢。厥後漸通五味。乃僅百歲。飲食所以生也。養生家務節損以永年。推之財利亦然。國家而進理財之臣。非氣運之福也。匹夫而析秋毫血氣之衰也。延與促非關天道人事。

實然。乃其在長吏。則自清厥心。而受賜便在羣生。卽蒼蒼者。佑之矣。余舞象時。聞先君子言。百年來。未見廉吏。余年亦近七十矣。乃今僅見我公張明府也。古史稱廉吏。則范萊蕪最著耳。萊蕪故肥饒地。地饒則吏雖廉。而給民亦不甚解懸于廉。華小而僻。土物外下。無可生之財。上無可言之利。乃其田下下。賦上上。其困已甚。前此積弊難言。至公而熾。毫不染。众咸目之。賦清則徃與俱清。無蘸甲處矣。俸入幾何。數米斷飲。蕭然如寒士。鮭蔬負販者。覆以公堂爲利。杖笞無

緩。關市弗問。饋獻盡屏。莫解何以自給。使釜中不塵也。又有不解者。廉則必亢。公謹恪上官。雖簡不缺。廉則必儉。公時有頌資于人。杠梁廟寺。靡不捐助。廉則必刻。公恕而慈。慈且恕。則易玩。而常有餘威。威之行。獨使悍猾者。歛跡而平民。仍樂近之。又不解何以燃犀取照。一過而得之也。蓋己正則物自正。至誠則罔弗動。厚重不飾。則制人于無形。幹理有方。則事集而不擾。積逋不催。而足宿弊。不革而除。民無無情之訟。情且不訟。士無非公之事。公并無事。貧者俯仰無憂。

富者寤寐不驚。公亦優游有餘暇。退食則卷展卽景。則句佳。心閑物閑。城頭姑射在此日矣。維時屆公誕辰。僚若屬及卿大夫士。以予智足以知公。又不阿所好。又敢盡言不恤也。不徵言于當世顯者。屬予言以壽予。思古史但稱廉平。漢以後始尚廉能。野愛其平。而朝賴其能。公之能而適以平也。朝與野咸推戴矣。養生家每談莊老。老氏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莊生云志潔如玉。可以長請。爲公券焉。夫天道人事。或不可問也。然若我公者。其至矣乎。公

之鄉。自白沙稱儒宗。忠介著清節。而文康梁公甘泉。湛公皆以水蘖居高爵。介眉壽。梁公年八十。湛公年九十。有五浮丘白。崔競隆。青城久矣。今公之年未半。百後日以卓異秉鈞。且爲國家氣運之福。何但福我華人也哉。

年來應酬當路。概取宿稿。改換嗟成篇。盡不入集。獨爲令君寸寸寫照。紀實不虛。中心好之。然爾自識。

伍相菴壽叙

嘗思聖人之言至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惑焉必如是然後知人人不可知矣安得盡天下人一一詳審若是哉曰此非概爲天下人言爲天下一二盛名之士言又非爲道廣泛愛者言爲平生耐久之交老而彌篤熟諳而洞悉者一二人言也吾乃今然後知伍公相菴矣公聲氣盈天下跡遍名勝旁及幅員之表而于予似篤予亦畧從天下士大夫遊獨篤于公自尊公藤侯大人結言于予公遂以柳州先友之誼見收予因爲忘年交今可三十年相看皆老伴手持

郭有道六十名家一卷公實異等予年七十又五公年五十天下士大夫爲公壽屬予言予正思爲公言不敢辭也夫人生五十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大半矣前此之在我者旣著後此之在天者可卜矣公負宿慧擅蚤譽下帷勤敏家積萬帙詳確靡遺每予一字或譌輒代點竄質疑問難數百里往復如同研席園居接應如理繁劇日不暇給而下筆造次累幅不可了與人交表裏洞達晨夕素心賴以舉火者不勝數四方乘傳及擔簦而至者無虛日投止如歸他如排

難解險然諾不侵一與尊公大人不殊予每怯其肆
應而公無稍懈也視人者視其所不取視其所與公
以獨善之身澤加于衆持公所行事以問天下其誰
曰不然而因以溯其所由來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而不量力不隨緣則善不可爲爲之必不由中久乃
敗矣伍氏以三不朽名家青箱纍纍不啻江表七葉
勲伐爛然紀在太常至藤侯大人而式廓其風公乃
循循爾雅以世其業其天授與人力同符今其墳篋
聯翩羲獻倡和玉樹綿綿未有艾也是以非有求焉

而人日至其門非有畏焉而人不失其色非有得焉
而樂此不倦蓋中心安之矣四座嘗滿春風遶席入
其門者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人生天地如此受享
而不克安將載馳載驅不遑啓處而安乎抑蓬蓽重
扁集枯酌泉而安也予且觀公察公以語天下又誰
曰不然天下士大夫果以予言爲然則以是壽公可
矣夫此則五十以前公之大半事也汾陽西平皆在
五十後大展小者若內史之書仲武之詩名家皆在
五十後後此者伍氏三不朽再見于公天或假予年

瀨園文集卷一
以視以觀以察乎予七十時會自爲文以壽相菴與
予耐久之交不作他人觀古所謂第二我也爲相菴
壽並以自壽

先生每爲人作慶讚語必援據才德以爲難老之
徵此惟詳及心術素履更不俟外引一人溢美一
語而已自津津不盡想於知交最篤者應當爾爾
毛文度

瀨園文集卷十終

